

潛室劄記



書
席
刊
記



潛
室
劄
記

刁
包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潛室劄記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潛室劄記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潛室劄記序

先王父於鄉薦後。淡營求。謝仕進。惟以著述自娛。治身心性命事。天根月窟。探討有底蘊。淺學者遽巡門外焉。不肯承祖輩。幼服家訓。頗知篤志力於行。趨庭聞詩禮時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。悉先王父明心性。翼經傳。爲理學家沿源汭流語。學醇於韓董。功茂於程朱。所揚其粗而釀其粕者。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。劄記一書。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。構潛室。勵學廿年。凡有所得。悉撮誌之。粹詞溫語。片玉含輝。偶句隻言。寸金肆彩。要其大旨。大抵爲讀書君子。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。其喚醒愚蒙處。又不啻清夜弘鐘。醒人迷夢。凡有一綫天聰。閱是書。未有不悚然知警。惕焉謹人禽之別者。豈果駭世俗之說乎。亦至理不沒於人心耳。歲乙巳。承祖奉簡命。特授上元邑。金陵首善區也。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得者。不乏人間。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。咸知所許可。方幸書人梓匠。萃處都城。不難悉所有刊之。爲窺竅增光。奈蕭然琴鶴。外無餘物。清貧視家居如一。安所得梨棗資。爲先人著作費。不獲已。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。爲其廉於價省於工也。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。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。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。儼然自命爲儒者。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。內之不能爲一己立心。外之不知爲萬物立命。徒以雕蟲小技。弋取浮名。一旦紆青垂紫。茫然不問利濟經綸。從何措手。豈不爲儒林中一大罪人。爲天地間一大頑物。承祖不敏。素疏拓於世故。祇知澹泊自甘。凡所措置。一惟以天地祖宗鑒臨爲念。務炯炯然不昧此靈

11.17 (32) 10

明坦坦焉祛羞於衾影已焉。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。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鎔。均未敢自知。今以往。益自以弗肯堂。弗肯播。鑒我家聲。慙焉滋懼云爾。孫男承祖敬識。

潛室劄記卷上

祁州刁包著

孔子天地也。朱子日月也。二程子闢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。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。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於天下萬世哉。

今之學道者。須自梁溪登考亭。自考亭登尼山。纔不差卻路徑。

仁義禮智之德。配乎元亨利貞。故曰天德。教養刑賞之道。根乎仁義禮智。故曰王道。

遠而言之。天下之事。何莫非一身之事也。須是件件處置停妥。纔了卻一事情。奈權柄不到手。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。近而言之。一家之事。何莫非一身之事也。仔細檢點起來。大段不可人意。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。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。

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。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。今居家居鄉。卻不曾感動的一人。雖日夜爲學。果何用。春秋於魯君見弑。只書公薨。箇中用意甚妙。胡傳可謂傳神。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。兩相參看。其意愈覺分明。而聖人氣象。亦從此見得。程子曰。學者不學聖人則已。欲學之。須熟玩聖人之氣象。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。然後推之以及其餘。則幾矣。

學者須是小心。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。不著馳騖了些子。是謂小心。否則大。又須是大心。把天地萬物。都

匪歸在心裏。不著遮蔽了些子。是謂大心。否則小心。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。亦未有不小而能小者也。言欲謹。以不及人之過失爲第一義。不非其大夫。尤爲緊要。

視時心在目上。聽時心在耳上。言時心在口上。動時心在幾上。不視、不聽、不言、不動。心只在心上。如是則四者一一合禮。而無非幾之可乘矣。或曰。心爲主。而四者奉命焉。不亦可乎。曰。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。夫我則不能。

朱子曰。四子六經之階梯也。近思錄。四子之階梯也。余極佩服此言。涇陽顧先生。又續以一言曰。小學。近思錄之階梯也。善哉。此當與朱子之言。並炳日星。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。

或曰。心如何。只在心上。曰。須用書冊收攝他。或做文寫字亦好。若一意把捉。究竟無用。

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。而不及集註。非也。余謂朱子之功。當推集註爲第一。小學近思錄次之。綱目又次之。太極圖西銘註解。直與三大功鼎立。未易軒輊也。

天不崩。地不裂。人道不至滅絕者。六經四子之力也。惜也。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。若實能有六經四子。則小學近思錄。綱目一時並興。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。

人不知而不愠。未能也。以愠爲忿。而懲之久之。漸覺心曠。則不愠矣。不見是而無悶。未能也。以悶爲己而克之久之。漸覺神怡。則無悶矣。

涇陽先生。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。則子靜力詆無極。比諸老氏。可不謂過乎。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爲

萬世師。直配享孔廟。則陽明誣以支離。比諸楊墨。可不謂過乎。明於朱子之功。陸王之過。然後正閭異同之辨。可得而言矣。

涇陽先生曰。性卽理也。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爲性也。心卽理也。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爲心也。余請續以一言曰。天卽理也。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爲天也。

涇陽引南華經。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並稱。是何道理。甚哉言不可不慎也。

古之人雖卓爾自立。尙不肯輕以權許之。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爲權。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。抑又下矣。

一時行止。千秋榮辱。如之何其可忽也。曰。若是其重與。曰。殆有甚焉。聖狂之界。人禽之關也。無欲之謂靜。無妄之謂誠。主一無適之謂敬。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。

周元公似顏子。請從純粹處學之。張明公似曾子。請從艱苦處學之。程純公似子思。請從精微處學之。程正公似孟子。請從嚴毅處學之。

純粹和平。整齊嚴肅八字。一時不可忘卻。

許魯齋於小學一書。信之如神明。敬之如父母。余於近思錄亦然。

性者。志學之源頭也。源頭不了。當學從何處著力。故涇陽曰。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。學者。盡性之路頭也。路頭不真。正性從何處得力。故涇陽曰。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。

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。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。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。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。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。以其未嘗知性也。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。以其未嘗知學也。

地平天成。萬世永賴。惟孔子足以當之。元公然乎哉。一匡天下。民到於今受其賜。惟孟子足以當之。文成然乎哉。規模有大小。識見有偏全。平心衡量。當自得之。涇陽之言其過矣。

顧季時在儀部。擬疏請周子。朱子配享孔廟。誠爲快舉。惟是二程不與焉。則非余之所敢知矣。此疏雖上。度不能行。以其別二程於周朱。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。

或曰。聖人之言。恐不可以淺近看他。正公曰。聖人之言。自有近處。自有遠處。自有淺近處。怎生強要鑿教深遠的。善哉言乎。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。不曰。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。閱周海門語錄云。突然說起。旨元機峻。待人領略。後來孟子之思。濂溪之尋。延平之觀。皆是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處。嗚呼。是非所謂近處。強要鑿教深遠者耶。如此看書。孔孟之言。盡成懸幻。使後學茫無著眼處。其爲吾道之憂。豈淺鮮哉。

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。其禦之。禦之。當如禦寇。其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。其防之。防之。當如防川。雖然禦其外矣。而無以清其內。防其流矣。而無以杜其源。恐禦寇防川。亦徒勞罔功耳。

純公云。自舜發於畎畝之中。至孫叔敖舉於海。若要熟也。須從這裏過。子也險阻艱難。備嘗之矣。人之情

僞盡知之矣。可謂從這裏一過。而學不加進。德業無聞。熟與否。每引古鏡一照。殊覺面目難施。

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。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。千有餘歲也。而描寫其氣象。各各如畫。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。於元公反觀面而失之乎。必不然矣。叔子之識。不減伯子。其亦可類推而知也。夫念臺劉先生爲儒。醇乎其醇者也。考其語類。亦襲無善之說。所謂習矣而不察焉。非歟。高、顧、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。相與講明斯道。其於無善之說。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。豈其未之前聞耶。抑胸有成見。雖言猶在耳。而不之信耶。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。

讀太極圖。識性之原焉。讀西銘。識性之量焉。讀定性書。識性之體焉。讀顏子好學論。識性之所以復焉。讀敬齋箴。識性之所以養焉。自孔孟歿而聖學晦。上下千四百年。無見性者。是以無見道者。至五篇文字出。然後天之所以命人。與人之所以合天者。一一描出。而無復餘蘊。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。

渾身是性。刻刻要復他。滿目是易。件件要用他。不見易不可與言性。不見性不可與言易。故曰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天變不足畏。祖宗不足法。人言不足恤。此王介甫之政事也。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。一世不得出頭。亦無分毫掛帶。此王龍溪之道學也。上下二王。其有殊途同歸者耶。嗟乎介甫之政事。僅足以禍宋。龍溪之道學。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。言之不可不慎也。如是哉。

朱子之教學者曰。半日靜坐。半日讀書。景逸先生益之曰。靜坐以思所讀之書。讀書以考所思之要。余不揣又益之曰。靜坐以思所讀之書。與禪學之寂滅異矣。庶幾日有所得。而不至於殆。讀書以考所思之要。

與俗學之記誦異矣。庶幾日有所得。而不至於罔。然則孔朱之教。豈有異指耶。陽明願學孔子者也。而力詆朱。吾不知之矣。

所謂學者。性焉而已矣。所謂性者。理焉而已矣。窮理以盡性。然後爲學。

釋氏以心爲性。老子以氣爲性。衆人以情爲性。皆得其偏。而失其全也。聖人則不然。以性盡心。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。以性養氣。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。以性攝情。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。

欲爲儒宗者。宗朱而已矣。宗朱所以宗孔也。銳意宗孔。而不宗朱。非真能宗孔者也。

讀曲禮上下。而不能修身者。吾不謂之學禮也。讀周召二南。而不能齊家者。吾不謂之學詩也。讀堯舜二典。而不能治國者。吾不謂之學書也。

吾日三省吾身。心有妄想與否。言有妄發與否。事有妄做與否。

孔明。曾子大賢也。孔明臥隆中。非三聘不出。既而魚水投歡。鞠躬盡瘁。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。王業不偏安爲念。看他是何等胸次。曾子一生強勉。銖銖而積之。寸寸而累之。卒傳大學十義。以惠天下後世。原其得力處。要在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三句。看他是何等功夫。

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。而潛心聖道。喫盡多少辛苦。纔了悟到一貫處。有志聖學者。三道以學其容貌。辭氣。顏色。三省以學其謀人。交友。傳師。養志以學其事親。敬身以學其全。父母之遺體。直養自反之縮。以學其大勇。繩趨矩步。何多讓焉。

知愛知敬。自然之良知也。須以推廣爲致。知食知色。人欲之良知也。須以節檢爲致。良知同。而所以致之者異。不可不察也。

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也。以此爲良知是也。然而舜之父母。應何如愛。閔子之父母。應何如愛。申生。伯奇之父母。應何如愛。此四人者。良知非不同。而或爲聖人之孝。或爲賢人之孝。或不聖不賢。而殺身以賊孝。何也。及其長也。無不知敬其兄也。以此爲良知是也。然而周公之兄弟。應何如敬。司馬牛之兄弟。應何如敬。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。應何如敬。此四人者。良知非不同。而或爲聖人之友。或爲賢人之友。或不聖不賢。而殺身以賊友。何也。舜與周公。皆明於庶物者也。閔子。司馬牛。則得聖賢爲師友。夙嫻格物之訓者也。若申生。伯奇。公子伋。公子壽。則無師無友而不學。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。假使四人者。與閔子。司馬牛。同門。豈至身陷大惡也哉。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。

志孔明之所志。當從二表志去。學曾子之所學。當從十傳學來。

聖人教人。只說下學人事。而天理自在其中。二氏專言上達天理。而不及人事。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。

聖賢之書。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。而天下後世。讀聖賢書者。只取以資其筆舌。與身心全無干涉。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。

四書者。吾人之布帛粟菽。不可一日無者也。使非考亭爲之註。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。雖然。考亭註

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。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。遵之訓詁而爲文。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。然則四書之行於世爲古今第一要典。亦徒以其名焉云爾。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。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。我未之見也。

自古言治道者莫備於書。竊意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兩言其原本也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兩言其樞要也。明乎四言而力行之。其於治道也何有。

敬之一字。千古傳心之要典也。其說詳於書而著於禮。余謂易與詩亦然。何也。乾之九三曰。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。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。進而求焉。敬以直內。敬慎不敗。皆此義也。雅之文曰。維此文王。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此三百篇之綱領也。進而求焉。敬之敬之。於緝熙敬止。皆此義也。若曰。詳於書禮而略於易詩。當不其然。

君子亦未嘗無利心。但名節念重。是以舍利而卽義。蓋所見分明。故所守牢固也。小人亦未嘗無義心。但身家念重。是以舍義而卽利。蓋所見含糊。而所守濡忍也。此言君子小義利之心。

君子以道義爲性。而正其情。小人以貨利爲情。而傷其性。君子之心。不勝其小。而器量函蓋一世。小人之

心。不勝其大。而志意拘守一膜。君子時時戒慎。惟恐有拂於天理。小人事事張皇。惟恐有拂於人欲。在人身上。都有一箇太極。聖人全焉。賢人勉焉。若愚者。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。

朱子曰：太極圖，一圈便是一畫，只是撇開了引教長一畫，竊意伏羲一畫，原是直的，直則無回曲，古若今萬物萬事，都貫徹的去，未有遺乎其外者也。撇開了教長一畫，便是圓的，圓則無腠漏，古若今萬物萬事，都包括的去，未有遺乎其內者也。直的也是這一畫，圓的也是這一畫，非有兩畫也。

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。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，不即不離之間。太極在焉，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。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。冥心而會之，反身而求之，躍躍參前矣。

只是一箇太極，上極於天，下極於地，中極於人，無之而不在也。晝夜存養，晝夜省察，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，則心爲太極之心，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，則身爲太極之身，身心渾然一太極，真與天地合德矣。

論學便是要明理，格物之謂也。論治便須識體，修身之謂也。格物者，以知心知性爲先務，心卽理也。性卽理也，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。修身者，以動容貌，出辭氣，正顏色，爲要圖。暴慢鄙倍遠而信近，出身加民者，有其本矣。治道所由立，治法所由施也。

陽明師弟動云：顏子沒而聖學亡。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，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，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，胡爲其亡也。

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爲主，卽偶有不合聖人之旨處，卻無不合聖人之理處。文成及慈湖、龍溪諸公，往往不得聖人之理，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。

存心謹言之道。一言以蔽之曰。定其心而後語。

孔孟之道。至程朱而明。程朱之道。至文成而晦。學者有志斯道。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。而後待其所以明孔孟者。不然含糊兩可。終無入處。

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。告顏子。此虞庭十六字嫡傳也。克己者。克去其人心也。復禮者。復還其道心也。人心克而道心復。則無不精無不一也。惟精惟一。是仁者純粹不雜。貞固不貳之本體也。尤執厥中。執此而已矣。

或曰。聖人不輕言心。惟自敍其所學。曰。從心。嘉顏子之不遠仁。曰。其心。此外無聞焉。曰。聖人不輕言心。善觀聖人之言者。所言無非心也。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。言忠信以心言也。行篤敬以心行也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見其心於前也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見其心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州里蠻貊莫不見吾心也。若夫言不忠信。則違其心而言矣。行不篤敬。則肆其心而行矣。聖人不輕言心。而所言無非心。善觀者。盡觸類通之。

只見自家不是。不見他人不是。君子也。只見他人不是。不見自家不是。小人也。嘗試反之一己心者。身之天也。身者。心之地也。心載身。身載心。一己之天地也。心正而身修。一己之天地位也。五臟六腑四肢百骸。一己之萬物也。內而七情各當其則。外而九竅各舉其職。一己之萬物育也。嘗試近觀一家。有嚴君焉。有慈母焉。一家之天地也。膝下承歡。父母其順。一家之天地位也。自兄弟妻子。奴